

阳春三月话风筝

柯高军

正月灯,二月鸢,三月纸鸢赶勿着,这是在金华八婺民间流传了千百年的民谣。农历二月是放飞风筝的大好时节。在明媚春光里,绿色的田野上,汨汨溪水边,花木葱茏的公园里,迎着春风放飞自己做的或买的风筝,是多么快乐。那种由人的智慧与大自然的慷慨结合所产生的美妙体验,是其他许多娱乐形式都难以比拟的。

据史料记载,风筝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已有2100多年历史。最早的风筝是因军事需要而产生的。传说初汉三杰之一的韩信创作风筝,使身材轻巧的张良随风筝飞上天空,高唱楚歌,涣散了被困于垓下的楚军人心,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公元549年,南北朝的梁武帝被困南京台城,利用风筝传书救兵,可风筝被箭射落而告失败。

到了唐代,用于军事的风筝才逐渐传入民间,当时制作风筝用的是丝绸,所以风筝成了富豪人家的奢侈玩具。五代后汉乾祐年间,李邕发明了纸糊风筝。到了北宋以后,风筝渐渐成了民间的儿童玩具,风筝的名字也有了纸鸢、纸鸢等别称。

千百年来,风筝在民间一直独具魅力,它和贴年画、挂香包、迎龙灯、耍狮子一样,体现了人们健康向

上的情操。据史料记载,自宋代以来,金华八婺一带放风筝已较为普遍。阳春三月,孩子们放学回家,最大的快乐就是到溪边,田野里放风筝。一些商贾也要组织员工放风筝。据说,抗日战争前,永康南溪沿的山川坛商贾云集,每逢农历二月商事闲暇之时,一些商家就要开展放风筝活动,像正月迎龙灯一样热闹。据老人们回忆,当时最大的风筝是蜈蚣鸢。该鸢用数十个箬帽大的竹篾扎起,用棉纸糊的画卷连成串,有十几米长,圈边扎上蜈蚣脚,几个后生拉起纤绳奔跑放飞后,活像一条大蜈蚣在天上飞舞。据说,放飞这风筝得用船纤,需有二三级的风才能放上去。放风筝时得有三四个壮汉才能拉稳纤绳。

上世纪50年代,儿童们玩得最多的风筝是用一张16开稍硬的白纸制成的。做这种风筝很简单,只要在纸的两条长边上打个90度角的折,一头系上纸尾巴,一头穿上两股线即可。这种风筝由七八岁孩子牵着线跑才能飞四五米高,因此名曰“跳命鸢”。那时的学生作业负担轻,有很多闲暇放风筝。风筝大多是学生自己制作,或由家长制作的。

我国悠久的风筝历史形成了独特的风筝文化。在全国,风筝已形

成了北京流派、南通流派和潍坊流派。1993年春季,全球最大的风筝在山东潍坊国际风筝节暨第三届全国风筝比赛中问世,该风筝为千手观音形,长16米、高12米、重300公斤,需120人和一辆汽车牵引,能飞高三四十米。世界上最小的风筝是潍坊市工人唐延寿制作的“子母燕”,该风筝只有4厘米大,曾两次刷新世界最小风筝纪录。而我市退休教师王同宰制作的微形蝴蝶风筝只有一元硬币大,比唐延寿的“子母燕”还小1.5厘米,实为罕见。

风筝这朵民间艺术奇葩,自古以来就得到文人墨客的青睐,吟诵的诗文不计其数。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风。儿童放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清代高鼎的一曲《风筝》,把迷人的春色,快乐的放纸鸢儿童写得跃然纸上,宛如一幅美丽的《风筝图》,令人陶醉。著名现代诗人臧克家则以政治家的眼光,高屋建瓴,写出了风筝与生活、和平的关系:风筝把老翁变成儿童/一条长长的线/把人们引入了纯真的至境/竞赛而不嫉妒/和和乐乐/高高兴兴/自己好似扎上了翅膀/飞向天空/风筝,是和平的天使/在天上声声宣称/我们要和平!

匠道

高婷婷

炉火正旺,师傅戴上手套,将一只损坏的锡器投入坩埚。几十分钟过去,锡器慢慢熔化成液状,被倒进容器,刮去灰,灌进事先准备好的模具,浇铸成一块银亮的锡板。年少的他在一旁看得专注。师傅取下嘴里的烟斗在桌上磕了磕,突然发问:很辛苦的,怕不怕?

闻言,他本能地反问:怕什么?师傅爽朗一笑,并不解答,抽够了烟,又继续手上的活计。

千秧八百,不如手艺傍身。永康人多地少,当地人大多以做手艺谋生。按照永康的习俗,不少小孩从小就要学一门加工五金的手艺,他也不例外。13岁生日那天,他接过行担,跟着师傅走出村,开始了他的学徒之路。

刀、锉、锤子、钳子、木槌、剪刀、量尺,手艺人的行担被各种各样的工具堆得满满当当。他们风餐露宿,居无定所,生意一来,行担就地一放,就搭成了一个简易工坊。师傅系上围裙,拿起锡块,学徒帮着点火,拉风箱,打下手。乒乒乓乓,烟熏火燎,就像一出社戏,在山野里热热闹闹地开唱了。

打锡是一门辛苦活,但好在能赚到钱。那时候,每户人家婚丧嫁娶、祭祀先祖,都要用到锡酒壶。普通人定制的锡酒壶,样式、花纹相对简单,若是家境殷实的主顾,还会要求工匠在壶身上精细錾花,雕刻各种吉祥图案。能否打好这样一把锡酒壶,是对一名工匠手艺的评判,也是判断学徒能否出师的依据。

像所有锡器一样,锡酒壶的打造要经过配料、熔化、压片、裁剪、锤打、焊接等一系列繁琐的工序。锤打是其中最花时间的一步。哪怕是一只普通的锡罐,也要经过一天时

间、上万次的锤打才能成型。他当了4年学徒,手艺越发炉火纯青。到后来,许多人看到他,都会亲切地喊他一声“小工匠”。

小工匠成了他的江湖代号,至于他的本名倒无人提起了。

小工匠做活很用心,姿态也很好看:左手一圈圈转动锡板,右手拿着锤子一下一下地敲打,一只锡酒壶就这样慢慢地成型了。记忆里,他的母亲就有这样一把锡酒壶,很老旧的样式,表面被母亲翻来覆去磨得发亮。每年家中的大日子,案几上都能看到这把锡酒壶。母亲笃信,老百姓的日子会像锡器一样越擦越亮。

这种朴素愿景,让小工匠对手中的活计多了一份虔诚。他相信自己打的不光是锡器,更是一份对生活的期盼和祝福。

4年过去,小工匠成为大工匠,手艺渐臻纯熟,可以自立门户了。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改革开放,传统手工艺遭受机械化生产的冲击,锡制品也逐渐被便宜好用的塑料、玻璃制品取代。锡器店倒闭了,锡匠纷纷弃艺从商,这个曾经鼎盛的老行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击。

面对窘境,工匠无措地搓了搓手。怎么办?他夜不能寐,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最终还是选择坚守老本行。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将走一条与常人不一样的路。

如何让锡雕冲破重围,在市场中拥有一席之地?这个问题让工匠犯了难。他用积攒的本钱开了一家小工厂,买来精加工机器,雇用了几个伙计。他当老板,也当学徒,每天和工人待在车间里,如饥似渴地学习着新知识,直到凌晨才回家。

后来,锡雕有了一个新称呼,叫作“非遗”。工匠也跟着多了一个身份:非遗传承人。

不管时代如何变迁、潮流如何变化,旁人怎么称呼、怎么看待,工匠仍在做一样的事。刚从师时,师傅对他说,干我们这行的人要笨一点,笨人没有花花肠子,做出来的东西实在,才能树立百年老品牌。也只有笨人才能埋头苦干,不被外界诱惑。他把这话写进自己的工匠生命里。

科技发展至今,大多数环节都实现了“机器换人”,但有些老手艺还是替代不了的。工匠从流水线上取下保温杯胚子,打开工具箱,拣起一把旧锤子,一圈圈、一点点地锻打,锤的次数越多,成品质地就越均匀紧密。

工匠富有经验,锤子每次落下都是恰到好处,巧劲,不轻一分,也不重一分。叮叮当当的敲打声中,他好像又回到了那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作坊。坊中无日月,时间走得极慢,仿佛春秋都停摆。在锻打的过程中,他一点点将所见的、所学的、所热爱的都打进锡里,师傅的教诲、对徒弟的叮嘱、对生活的祝福,他全交出去,成全锡,也成全自己。

天地间仿佛只剩下一人、一锤、一张锡,仅此而已。

最后一锤落下的时候,他听见一个苍老的声音从心底传来:

怕不怕?时至今日,他终于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个意思。他那时年纪太小,不解师傅这一问,以至于莽莽撞撞地走了很长的路,吃了很多苦,大半生都在为这门手艺奔波。他睁开眼,捧起刚完成的作品,走出车间,踩入天光里,在心里说:有什么可怕。



把美好的时光
浪费在美好的声音里
朗读频道

永康日报 永康市作家协会

滇西的孤独

(外三首)

谢君

把时间清洗一下,很清晰,7.02
旅店窗外,高黎贡山
静静垂挂像一条大象鼻子
怒江的急流正将春天带出丛林
几只小鸟被送到了开花的
洋槐树上。昨天傍晚
我记得,树上窝的是
红通通的火烧云,完全是一个
压缩的炼铁厂的感觉
对着树,我躺在阅读椅上
在膝盖上摊开一本书。好吧
让我奖励洋槐树一天流逝的孤独

澜沧江上的雨

昨晚有一场雨陪我们睡觉
它给澜沧江捕获了
酒店外,江水输送船只
船灯朦胧,那是
澜沧江上的船
和澜沧江一样古老神秘
因而要比别的地方
更加神奇,忽然间
有一颗雨珠跑到窗边
又返身扑往江船
可这有什么不对劲呢
我的女人正是那样
啪地一下翻到我的身上
因而在这里我将介绍
澜沧江上的雨和船
比任何地方更富魔力

蓝色十分钟

雨在走,小巷在走
一把蓝伞在走
伞下的人正在离去
上南门外坐轮船
去乡村养育孤独
每个世界都有孤独
朴素的乡村从不
辜负朴素这个名字
我的目光在走
我的房门哐的一声
我靠在那里十分钟
很棒的十分钟
没有任何东西
能够进入的十分钟
哦,就是那样
伞下离去的是我的爱人

浦阳镇

也没什么值得一提的
唯一的大事是阅读福克纳
阅读蒸汽时代的轮船
如果你是一口黑色大锅
我是沸腾的菜苔头
如果你是陶土盆子
我是一支微型幽兰
如果你是小巷里
打着麻编袋的坚挺胸脯
那么我是黄昏
如果你是山坡
我将种上一棵松树
继而,等待野猪跑来擦身
享受一刹那的幸福然后脱身离去